



## 城郊鹤影 (散文)

□ 贾涛根

摄影是我的爱好,退休以后特别热衷于观察和拍摄本地野生鸟类,因此学到了一些鸟类知识,与人聊天时常常会谈起鸟儿逸事。最近一位老友就问我,南通市区发现的野鸟哪一种最为珍贵?我当即告诉他,毫无疑问是东方白鹳。为什么呢?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市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珍稀野鸟,但其中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唯有近年在崇川区北郊发现的“鸟中国宝”——东方白鹳。

东方白鹳,是一种体态优美大型涉禽。站立起来有一米多高,翅膀张开要超过两米,体重将近十斤。外形轮廓和羽色与人们熟知的丹顶鹤比较相似,但体形则要小些,一些器官的形状和色泽也有些区别。东方白鹳和丹顶鹤身体上大部分的羽毛都是纯白色,翅膀上都有部分黑色的羽毛,但东方白鹳的黑羽要占到翅膀的一半,并具有绿色或紫色的光泽。喙的形状和大小则各有特征,丹顶鹤具有长而匀称的绿灰色喙,而东方白鹳的黑色嘴巴则特别地长而粗壮。丹顶鹤头部最显著的特征是头顶有一块鲜艳的红色,脸和颈部则呈黑色,而东方白鹳眼睛周围、眼线和喉部的裸露皮肤都是朱红色的。它们的腿都很长,但丹顶鹤呈黑色,而东方白鹳为鲜红色。

虽然东方白鹳在东北亚和我国多地均有分布,但个体数量非常稀少,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属于世界一级濒危物种,人们呢称其为“鸟类大熊猫”。关于东方白鹳的分布,有关观鸟工具书中介绍,此鸟繁殖于中国东北,越冬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湿地湖泊。但近年来有江苏一些地方发现东方白鹳栖居繁衍的报道。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我市陈桥、幸福街道的万顷良田地带,竟然连续几年有东方白鹳出没。东方白鹳历来栖息于开阔而偏僻的平原、草地和沼泽地带,活动都远离人烟稠密的居民区,为什么能来到我市近郊久留,必然有一定的缘由。

无疑,东方白鹳的到来与万顷良田

附近的森林野生动物园有一定关联。园里建有一座面积上万平方米、高达三十多米的大型鸟棚,饲养了多种珍稀鸟类供游客观赏。其中就有好几十只东方白鹳,它们经常在大棚里上下翻飞,或是用大嘴巴上下急速叩击,发出与同伴交流的“嗒嗒嗒”声。大概是大前年初春的迁徙时节,一只从上空飞过的雄性东方白鹳,被鸟棚里东方白鹳飞翔的身影,还有那响亮的击喙声所吸引,降落到了大棚的顶上。这只雄鹳相中了棚中的一只雌鸟,就衔来树枝在棚边立柱一角筑起了巢,不断朝向棚内击喙求偶,但痴情隔棚求爱多日无果,只能失望而无奈地离别。第二年的二月,这只雄鹳又来到野生动物园,还带来了一只野生雌鹳,并在旧巢安家,开始了新生命的缔造。在动物园的邀约下,我们几位鸟类拍摄爱好者,曾记录了这对鸟夫妻轮流坐窝孵卵,孵出三只幼鹳并养育至离巢的全过程,并在地方媒体进行了报道。

但使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吸引它们又回到我市这个城郊接合部地带?有什么适宜生态环境能让它们在这里安身立命呢?我们对此进行了观察和探究,发现白鹳夫妇轮流从动物园的窝巢飞出捕食,大多在上空盘旋一阵后即向东飞行,不久就会口衔鱼虾回巢哺喂幼鹳。原来野生动物园东侧万顷良田地域的农田中,有连片养殖螃蟹的大塘,数万平方米的蟹塘四周建有围栏,蟹农每天往塘里投喂大量动植物饲料,其中也有不少鱼虾,这里正是白鹳取食的绝佳之地。它们发现蟹塘里没人活动时,就会快速地在里面降落,迈开大长腿在不深的水塘中寻找和捕捉猎物,自己饱吃一顿以后,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巢塘之间,为巢中嗷嗷待哺的宝宝提供足够的食物和营养。到了后来养蟹人知道这种大鸟的珍贵,对于它们捕食饲料,甚至啄食蟹苗都采取了放任和宽容的态度。

其实,这处城乡接合部地带,让白鹳栖留的不仅因为栖息地附近,有这样一处丰盛的取食基地,还因为这块当年

叫“十万步荡”,如今叫“万顷良田”和都市农业公园的地方,一眼望不到边的田园里人烟稀少,没有农家的住宅,却有众多的绿色园林和河道沟渠,对于东方白鹳来说,这种僻静的地域应是难以寻觅到的良好生态环境。此外还有高耸在田野里的输电铁塔塔顶,更是白鹳筑巢的上佳地点。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这里有如此良好的生存条件,自然就成了它们的栖留繁衍之地。因此,那一带经常可以看到东方白鹳在高空飞翔盘旋,它们缓慢地扇动宽大的黑白相间的翅膀,显得十分悠闲淡定。还可以发现它们涉水池塘、湿地,或者轻盈矫健地漫步在田埂和庄稼地里,休息时常单腿或双腿站立于水边或草地上,显露出优雅而动人的身姿。更加不幸的事发生在前年四月底的一天,鸟爸爸外出为孩子们捕食,却没有回来。后来有人在一幢房屋的楼顶发现了它的尸体。因遗憾有明显的创伤,爱鸟人士分析有可能是无人机跟踪拍摄时过于靠近,白鹳本能驱赶时被划伤坠落而死。这种为追求拍出大片而不择手段,造成野鸟伤害的事件更令人不齿。东方白鹳之死应该唤醒此类鸟类伤害者的良知。后来单亲鸟妈妈承担了抚养孩子的重担,含辛茹苦地把三只幼鹳哺育养大,并在秋迁时一道飞向了远方。

鸟爸爸死后,单亲鸟妈妈带着孩子秋迁飞走,能不能重新回到这里,成了爱鸟人士一直的期盼。出人意料的是鸟妈妈第二年的早春又飞回来了,还带来了一只雄鹳朋友,它们在野生动物园的老巢安了家,并开始了下一代的孕育和抚养。但万顷良田里的蟹塘却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因为经营不善,蟹塘承包入决定结束螃蟹的养殖,土地退还给业主单位进行粮食生产,这就断绝了东方白鹳主要的觅食来源。不久,蟹塘的水大量排出,养蟹人全力捕捉淤泥里残存的螃蟹,白鹳在空中盘旋寻找少许有水的深塘,降落下去捕食里面的残羹剩肴。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后,大塘完全干涸了,拖拉机开始翻耕土地,准备种植水稻,观鸟人曾多次发现远处的田埂上,停息着这些无奈而失望的觅食者。等到大田秧苗一片绿油油时,万顷良田的上空和田野,再也见不到这种珍稀野鸟的身影了。直到今年三月,我在新建的亭平路大桥上,发现一只东方白鹳在野生动物园大型鸟棚的上空盘旋飞翔,这是春迁途中的故地重游,还是打算在此安营扎寨?但我觉得,它们在此栖居繁衍的可能性不大了。

东方白鹳繁殖分布区域十分狭窄,生存环境的要求极高,我市北郊之所以连续几年出现它们,与动物园大棚里白鹳的吸引、周围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关。如今大型鸟棚里的同类虽然还在求偶击喙,但少有的觅食蟹塘已经失去,必然要离开此地去寻找新的栖居之地。东方白鹳的离去是我们这个城市的遗憾,爱鸟人士多么希望它们能就近找到生活无忧、生育无忧的居居之处。但我们有这样的好地方吗?确实还有!据省、市媒体报道,一对东方白鹳夫妇在如皋城北街道志勇村的高压铁塔上筑巢,已连续三年成功生育儿女,今年已经哺育了五只亚成鸟。这对鹳鸟夫妇之所以栖居在志勇村,是因为那里既有绿色的园林、众多的鱼塘、高耸的铁塔,更有关心生态环境、爱护野生鸟类的村民和爱鸟、护鸟的人士。

衷心祝愿离别万顷良田的东方白鹳,能够寻找到像志勇村那样理想的容身之地!

## 草市街的“行吟诗人” (散文)

□ 华明玥

表演道具而已,为什么要做得那么重?小伙子笑道:我这是与声光电相结合的杂技,你一试就知道,手里的家伙太轻飘,动作就虚浮,腰是垮的,肩是塌的,手指到手腕上的那几条筋都没有立起来。当年,师傅教我玩杂技就讲过,空缸得厚重,空碗要坠手,顶碗转缸时,节奏才能卡得准,你看杂技团里,大家都没有用轻飘的塑料制品的,全是真瓷真陶,就是这个道理。道具没分量,演员精气神就提不起来。

小伙子的下一场表演在草市街的尽头,他扛着演出道具,拖着音箱一路逡巡走过,周围卖吃食小铺子上的老板娘,有的倒出凉好的大碗茶给小伙,也有人提议围观等待的人比较多,“您能不能加演一场?”小伙子笑着解释,按规定,他每晚表演5次,每25分钟表演一

次,每次表演4分钟,“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我师傅说的,譬如蹬腿转缸,表演时一口气蹬转36圈,多一圈腿软,少一圈腿僵,都会伤到表演的层次与节奏。你们在附近逛逛再来,我真正表演的时候从来不惜力。”

原来,小伙才23岁,学着要这种五彩斑斓的立方体大框才1年,他原是专业杂技演员,毕业后负责在景区沉浸式演出的换场时间帮助热场,也就是担当几分钟的“搞笑喜剧人”。做了一段时间,景区里有3个“自由演出”的职位招聘,小伙就毫不犹豫地报名,要“梦幻立方体”去了,他是这么想的:天一黑,能自创一个滚动舞台,边走边耍,不受同伴的影响与束缚,有点像一行吟诗人,自由又潇洒。

时间一到,音响打开,节奏强劲的

## 我从小城来 (小说)

□ 徐向林

里的八仙茶呢。那不行。他条件反射地拒绝。他和“姚木兰”营造的二人世界,绝不能让妻子给搅和了。

妻子也就是随口那么一说,被拒绝了并没有沮丧。她忙着给他收拾行李,还帮他在网上查询订火车票,说是早点订才有卧铺。她还买了一大堆零食,叮嘱他外面的食品不卫生,要他尽量少吃快餐。怕他钱不够花,还取了她自己的当月工资,悄悄地塞进了他的行李箱。

最后,她还从书柜里翻出那本《京华烟云》,要他带着,说是到了林语堂纪念馆沾点文气,回来后写出更好的文学作品。妻子在忙活的时候,他一直沉默着。再说她——“姚木兰”。她也在为和平之旅提前准备着。她的丈夫是机关小职员,家里大事小事都由她掌管,因此,她出门无需跟丈夫多解释。她收拾行李,她订机票,丈夫多插话。

直到离出发还有两天的时候,丈夫下班回来带了个自拍杆送给她,丈夫说,亲爱的,有了这个自拍杆,更方便你的自拍。

她从来没用过自拍杆,丈夫就手把手教她,直到她熟练为止。而且丈夫还告诉她,自拍的时候,用三十至四十度

的俯拍角度效果更好。她这才知道,丈夫为了当好她的自拍导师,足足花了三天的时间来钻研,由于刚开始不熟练,还用坏了一个自拍杆。

那天晚上,她看丈夫的眼光,多了些柔情,多了些蜜意。出发在即,他和他又开始在微信上聊天。他们聊了会儿事业,聊了会儿人生,聊了会儿文学后,她突然转换了话题,她问他,你准备好了吗?差不多……应该好了吧。他说。他也问她:你呢?准备好了吗?她过了一会才回:也应该……差不多了吧。

他很敏感,这与他平时也爱好研究心理学有关。他问她:你是不是有思想顾虑?她避开这个问题,反过来问他:你呢?他沉默了,不知道如何回答。她又发来了一条微信:要不……我们等准备好了……再去吧。他说,那……好吧。

但是,他的假已请好,火车票也已订好,他和妻子都不想浪费,他决定如期带着妻子去平和小城。他向妻子坦白,文学培训班是他虚构的,是他这段

时间压力太大,想出去散散心。她的工作也已做了安排,机票也已订好,如果不去,有点浪费。她也决定带着丈夫去平和小城。她向丈夫坦白,我不是公事出差,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想出去散散心。两天后,这两对夫妻相继出现在平和小城。而且,机缘巧合地在林语堂纪念馆相遇。他认出她,她也认出了他。她指着她向丈夫介绍:这是我的大学同学,碰巧遇上了。他也指着她向妻子介绍:我的大学同学,这么多年过去,年龄都在她身上“冻”住了。这当然是虚词,他和她其实这是第一次见面。

他的丈夫很兴奋,他的妻子也很兴奋。这两个人建议:既然巧遇上了,那就一块玩吧。于是,他们就一块地去攀爬灵通岩,一块地去三平寺,一块地去品八仙茶。最重要的是,他们还一块地在林语堂纪念馆前合了一张影,合影就是用的她丈夫买的那只自拍杆。

小城之旅分别后,他给她的微信留言:我们都从小城来。她回他:小城故事真不错。

## 江海新韵



## 我们所走过的远方 (组诗)

□ 许仲

◎回想在高原见过的马车  
尘烟尾随,马鬃甩掉鞭梢的嘶鸣  
篷顶的紫云图有过短暂的胭脂色落在车夫腮边  
颠簸的莽原,缺角的山峰随手扯过一寸霞光  
盖住三分之一的荒凉,做成金色衣裳  
草木被低空的云点燃  
车马接近风的牙齿  
冲向层峦,完成急速的独舞

路边有岩石闻声碎裂  
幸好我已退出那个傍晚  
只留惊诧,嘴唇干裂,布衣鞋履泥沙倒灌  
幸好我已离开那一年,回想  
马蹄原是高原风声渐强渐弱的韵脚  
关山在光影沉浮中给出暗示  
群鸟昂起头,与我所在的尘世作无数次平行飞翔

回想那时,我饮风饮露饮秋色与马同行,方向一致  
用江水洗濯伤口,揣着黄河的水声远去  
在沉默的轨道上,为石头与命运的撞击作证  
一路追赶心头的忧患岁月  
稍有停顿,那辆马车就带着血红黄昏  
向我冲过来,又离我飞过去

◎深圳:南方的光线  
那个停下来喘息的外乡人  
在老街的天桥上察看夜色  
漫天灯光辉映  
他闪烁着曾被深圳忽略的这双眼

他请求时光掐去三十年  
痛苦也许比奔跑更难停下来  
他知道自己还是这个城市躁动的一部分  
他知道天桥还怜悯着很多人的未来

他是深南东路上的一人  
刚刚离开深南大道进入中年  
脱下工衣,给年老的父母通了电话  
与这个年轻的老城一同生长皱纹  
那些熬夜的星星  
像是三十年来疲惫不堪的自己

青春作旧,日子可好  
流水线吞没了工卡  
脚手架拆除了高空  
遍洒汗水的地名还与乡愁较劲  
还一字不漏地记录着千万个熟悉的身影  
和那些分分秒秒生着的故事

灯光总会在某一时刻黯淡下来  
不是经常用这种方式  
怀念那些永不回来的人  
那些美好的头,头戴盔盔或饰物  
持久地保存着故乡的思念与他乡的敬畏  
那些阔别已久的时光  
依然不知所措,颜色艳丽

每次想起,他奔跑过  
就心疼不已  
那些集体经历的往事  
至今还在长途车站的一角  
相互拥抱,用衣袖  
擦着各自的眼角

◎诗人昌耀  
上世纪有大片冷色调从笔尖落下来  
略涩拗口的诗句,听出有些悲声  
曾使时光有过短暂晕眩  
生命中倾覆的荒草,多于他的苦难  
与坍塌的野山并行,是我喜欢的部分

盯住他西部的奔跑  
速度,追着他脚下的风浪  
他为自己燃起一团火  
烧毁了他千尺深的心  
带着诗的火苗,在雪线以下  
在鬃毛与箭毛的一侧  
被狂风发现

他的语境,是灰烬  
疾风烧完了他漫长的孤独  
所有被他叙述过的女子男子  
重新归于孤独,像他一样  
在他莽原的手指间  
交错,纠缠,失去光华

他的黑夜,布满诗的补丁  
一次次触摸他拧紧的心结  
比他紧缩的眉头,还要深,还要硬  
让我常会想起他宽阔的肩部  
陷进黑衫

◎逆流而上的鱼  
见到梦里的漩涡了  
听见八千里河流在呐喊  
低处的生命在暗处涌动  
屏住呼吸,听一听  
自己在风浪中吹响的冲锋号角

顶着水花奔跑  
在日月星辰中穿梭  
水声抖动整条河流的绸缎  
盪甲迎风,战袍迎风  
这个夏日的逆流  
连接生活的征途和生命的密码

看你跃起,躲闪,跌倒,站立  
看你欢乐,忧愁,搀扶,坚定  
就想请你带我一起  
去走这条坎坷路  
这样的路,才是人生路

你心里有江河湖海  
跟着你定能见到  
生命中广袤的蔚蓝

◎乡村:旧电影  
包围影院,一群人,在光圈中  
挣扎  
时代的气味,贴着一线影院的  
墙壁上升  
摸黑逃出的文字,逃出主角的  
一声怒喝

镁光灯停顿,第二场接下来  
观看,直播,互动,换人  
一群奔逃的看客在寻找奇迹  
发生

一只乌鸦飞出剧场,飞出它的黑夜  
在里面坚持明亮  
有一对恋人,应该已经到了谈情说爱的段落  
我们也有这样的青春  
被自己挥霍掉,约五分之一世纪  
说出这个概念有人是要哭泣的  
他和他,走在一条气喘的大道上一回身,看见青春在放电影

放出一朵花的香  
放出一个夜晚的鬼魅  
一个小县城与乡村的那点心  
思在纠缠

我们走在很远的那个地方  
寻找经验和头脑,寻找忘记很久的名字  
我们欢呼,然后告别,伸出颤抖的手  
一场电影结束,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有的人突然就失去了亲人

他们流着眼泪,约好  
有机会再去看一遍,那里面  
有很多人的父亲和母亲,静坐  
与沉默着  
他们想念那些笑脸  
想念那些风雨中不停息的  
令人难过的电影片段

